独立时代
17.
Apr 2013

目录

世见

普通教育学　袁长庚

关于自杀与生活　林霏

事实、宽容与其他　墨拦

行吟

灾难感　锁骨君

安然　小茼

专题——城

不城之城　杳伊

旅人　道口慕枫

乞味城市　墨蓝

城的杂感　车进

故事

末日妄言者　木禾

艺眼

徒刑　木禾

尺牍

苦雨　周作人

采访

少年可识情滋味

不城之城

文/ 杏伊
编/ 道口慕枫 Eda

不知道那个地方算不算一个城，也许现在可以叫做县城了。但我第一次认识它的时候，我所接触到的必定不是一个城。

院子里跑满了小鸡，用的水都是从土井里汲上来的，做饭的灶台靠烧柴来提供热量，正屋一进门就看到有香、有菩萨像。从行政等级上来说，那里应该是某个乡的地地道道的农村，隶属于某某大队。隔壁家、隔壁的隔壁家，好像都是跟我们同一个姓氏的，每次也都会去看看，但我不知道他们跟我有怎样的血缘关系，除了哥哥姐姐之外，其他的称呼叫了很多遍也从未记住过。当时的我很小，对那儿只有模糊的印象，也多来源于我对水井的喜爱和一张与堂哥抱着小鸡照的合影。是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乡、什么大队，堂哥的大名是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确定。

那里是我的老家，虽然去过不止一次，但更多程度上，它不过是各种资料表格上籍贯一栏的答案。

我的老家是基于亲戚们而存在的，他们在哪里，我们回老家就会去哪里。确切地说，是看奶奶在哪里。奶奶有六个孩子，除了爸爸之外都还住在老家，而奶奶跟着叔叔一家一起住，就在我记忆中模糊的院子，有水井、灶台、小鸡的地方。

奶奶是个农民，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因为爸爸排行老五，所以跟同龄人相比我的奶奶算是年纪很大了，快要90岁。印象中，奶奶的脸黝黑而瘦，布满了皱纹，走路踉踉跄跄，说话缓慢而温和，有时举起手来做些手势也是很慢的，似乎怕带起一丝风惊扰了安详静谧的气氛。

我在那里过过年，不知道有几次，但自我有记忆以来，只有一次。跟着一群堂哥堂姐表哥表姐放鞭炮，冬日睡在连暖炉都没有的地方，不清楚向来怕冷的我当时是怎么睡着的。

也许我该描写一下那边的环境，但是那些印象对我而言似乎只是所谓老家的象征，细节不得，因为一旦追究细节，反而连那大致的轮廓都不见了，成了一片空白。

后来，我的老家就变成了县城，因为亲戚们都陆续搬到县城里住进了有车库、有空调、有大电视的小区公寓。奶奶也去了，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而这时候，我已经不再那么小，按理说记忆应该很清晰了，但是因为外出上学，所以也没有怎么去过。唯一一次去，奶奶已经不认得我了，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怯怯地扯了扯爸爸的衣服，抬头小声问他我是谁。

那时候，那里应该勉强可以算作一个城了，有街道、有车来车往、有商场、有公寓小区，但是总感觉比原来的小平房更加萧条、冰冷、荒凉。平房的院子里堆起的那些茅草多少还提供些些温暖的想象，而这个城仿佛一片废墟，到处断壁残垣。

本来就冷的城后来就更冷了。奶奶走了，在春节的时候，永远停留在了快要90岁的状态。家中的亲戚众多，却默契地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只是说因为奶奶住院，要有人一直陪着，所以爸妈也都得在那里多待几天。神奇的是，就算我跟奶奶接触不多，我那时的感觉却准得惊人，直到我看到了写着“孝”字的黑色小牌子，证实了我的猜想，我才很平静地拿着那个小牌子给爸妈看了看，表明我已经知道了。其实，就算我要高考了，有什么必要瞒我呢，我的平静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

平静，是不是有些残忍、有些不应该？从我出生到奶奶去世，我见过她几次呢？估计真的是屈指可数，甚至会觉得指头有点多，但确实每一次去那个城都是为了看她。我也有些许伤心，但更多是因为她是我爸爸的母亲，而并非她是我的奶奶；我的伤心，更多是担心爸爸的健康和情绪，因为他对着我和妈妈的时候，从未表现出一丝低落。妈妈说，所有的事都靠你爸爸操办，他就只能强忍着。

我曾以为，奶奶不在了，我跟那个城的联系基本就没有了，那里所谓的亲戚，如果走在大街上遇到，我想我也认不出他们吧。

但是，我还是又去了，而且大多亲戚都来了，记忆中最齐全的一次。我带着叫我姑姑的小孩玩了一会，跟着我叫哥哥姐姐的人聊了一会，和所有人一起在寒冬围着一张大桌子吃几乎冰凉的菜。然后长辈们说我长大了，知道跟别人说话打交道了，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在这个城里的大多时间是没有语言、没有动作甚至没有表情的。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我跟它有任何本质的关联，也许我只是投入于自己走、自己看、自己感受。

人的悲剧性实质，还不完全在于，总想到达目的地却总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于走向前方、到处流浪时，又时时刻刻地惦念着正在远去和久已不见的家、家园和家乡。

一直很喜欢曹文轩这句话，可如今读来却略感苍凉。一步步地往外走，在不同的地方驻足，停留片刻，然后又继续向着更大的世界前行。走到看不见起点的时候，哪里是我的家、家园和家乡？我一直说，我“去”过那个断壁残垣的城，却从没想过那是“回去”；然而如今，“来”、“回”、“去”，我已然不知我处于哪个环节。

那个冰冷的地方真的是我的家吗？那里有一群与我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的人，有随时可以收容我的房子，甚至在想象中也有爸爸最珍贵的童年和最灿烂的青春，可是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那么遥远，遥远到就算触碰到，除了疑惑，不再有其他感觉。那么多人在阔别家乡多年后一定要回去看看才安心，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老年人在临终前的最后愿望都是回到故土看一眼，于是有时会想，如若父亲到了晚年会不会有同样的感情，或者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感受到一种与生俱来的牵绊，一定要“回去”呢？

如果有一天，那个城让我“回去”了，是因为我受到了故土情节渲染的影响，还是那里本来就是筑在我生命中拆不掉的城呢？

地理上的城，它断壁残垣；心中的城，它尚未成形。它最多算是个不城之城吧，却已然引出了纠缠的牵绊。

旅人

文／道口慕枫

编／杳伊、会飞的猫

一座城总要有它的故事。这故事可长可短，可深可浅，可悲可喜，可歌可叹。北京该是一部沧桑正剧，拉萨则是一本朝圣的传奇，乌镇盛着流动的组诗，而漠河碑刻着五胡的铭文。所以最美的职业莫过于旅人，当你跨越几千里的名山大川或是短丘小河，当你用心抚摸着华夏乃至世界的脉络，你看见高楼大厦和古庙危塔摇着一幅幅斑驳的梦，你听见霓虹灯和石窟壁画一起唱着悠远的歌。一座座、一群群的城市，你徜徉在它们的街道上，你走进它们的博物馆中，你能记述的是古书旧画残砖碎瓦，你不能书写的是那些黯淡的颜色背后的灿烂烟霞。

然而你还是要走，还是会继续旅行。因为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哪些景色进入了你的眼中，而是你的心灵曾真正亲近过哪片土地。你是一个旅人，你努力平衡着你的事业和生活，而你这次跨过了深圳河，把人生中最青春的四年大学定格在香港度过。这是一个购物的乐土，美食的天堂，然而这并没有吸引你一丝的注意，因为你知道，你是旅人，不是观光者。狂欢的兴味应该留给蜂拥而至的过客，而你所关心的内容并不归属于那些先入为

你是旅人，也是学生，你用心地记录着这一方净土上的点滴。你看见落日的余晖好像不是那么唯美，因为满街的星汉灿烂已经托起一个不夜城的耀眼。你听见地铁里三种语言的重复切换，但你更感兴趣的是全车厢里的人只有你这么无所事事，没有忙着接听电话或是打盹休眠。你回到学校，电梯里“升降机上”蹩脚的普通话配音让你忍俊不禁，但当你看到一桌黄头黑色的洋人在用南半球的语言激辩玄理，你又明白所谓“母语”在这里已经是个不能再奢侈的念想。

有时候你能做的只是入乡随俗而已，因为太多的事情有着太沉的积淀，想把真理越辩越明有时只能是把水越搅越浑。你最多去翻了一下这个弹丸之地的历史，你知道了“香港”的得名有几个捕风捉影的传说；你忍着无聊了解了这个小村在历朝历代划归了哪个县城；终于你读到了1840年，“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割港岛、占九龙、租新界，你感受到“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自此成为空谈。玉玺崩一角，中华坏南门，尽管你知道彼时香港的命运不过是中国的缩影，你还是抑制不住汹涌而来的家国情怀。1840年割让，直到1941年日军入侵，你惊觉这莫非是王安忆说的“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你读了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咽着我的脂膏”，读到这你觉得自己神智依然清醒，但双眼早已模糊。这并不要紧，你不是外交官，也不是发言人，你不必去顾虑什么国际友好的风云大局，亦不必羞惭被人诟讥为前朝遗老，你只是个旅人，你为了这片土地的苦难而悲恸天经地义。然而你并不是香港人，你的悲恸似乎不该越俎代庖，可是你知道“七子”在你心中荡起的不仅仅是那七处涟漪。“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你想起九一八，想起沦陷的东三省；“强邻将我来回地蹴蹋，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你想起被迫分裂的外蒙古，想起遭沙俄侵吞却久假未归的外兴安岭。

如果你继续想，可能会想起更多。右手是双十，左手是六七。政治是一团污泥烂藻，里面寄居着蟑蛭蚊蝇，那些口号蛊惑激荡，那些承诺乱坠天花，而到头来继续为害一方。你方唱罢我登场，亦逃不脱为他人作嫁衣裳。百年之后，冢中枯骨；千年之后，万世尘土。

所以你觉得还是不要胡思乱想了，还是做好一个旅人的本分。空想本身可能毫无意义，但在这之后你了解了粤普英三种语言在这个小小世界中角力的征程，闻说了许多不畏艰险偷渡过港而为金融中心的一颗螺丝钉的英雄事迹，知晓了在这里无论看见什么都应该以宽博的心态去接受，反正香港是如此的深广，以至于似乎什么都不能代表它。

有时你徘徊在幽谧的校园里，略感悲哀地想象着自己的未来。因为未来太渺茫，所以只能想象；因为未来太渺茫，所以感到悲哀。或许这种茫然未必是香港带给你的，身处任何一所大学可能都会有这种茫然如影随形阴魂不散。但是你要承认，这种飘零感在香港这个文明的岔口愈发明显。飘零的反义是安定，你有宿舍，你有书院，你有学系，你有朋友，但你没有这些东西应该指向的归属感。你认为自己没有那种魄力“反认他乡是故乡”，但也不觉得这是某种遗憾。对于香港，“陌生”是你的第一印象，这并不是由于它不是你的家乡，然而真实的原因你却也说不清楚。但至少你去西安、成都或者洛阳时，你可以凭借身处北方语系的身份和当地的人们打开沟通的第一扇门。

你猜想，或许这种飘零感来源于历史的隔膜。尽管歌里唱着“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可是养父母只需要不到二十年的哺育就能够牢牢拴住一颗毫无血缘关系的心。你也不知道，这个比较是否恰当，不过万事之于中国的复杂性一定是人所共识。你又想到，隔膜也未尝不是好事，英人的围墙封锁了太平军的兵燹，抵御了文革的风暴，而使一个风格独特的城市如今镶在神州之南，你觉得这亦是莫大的功德。

反正一座城总要有它的故事，香港大不了是一本中外合著，未完待续。你这样想着，发觉旅人的使命亦复如是，仍将紧跟着这座城，走下去，读下去，书写下去。

气味城市

文/墨蓝

编/墨拦、会飞的猫

下飞机后我不愿承认我已经回到了家乡，我熟悉灰蓝的天熟悉这机场也熟悉周围的乡谈，但我不熟悉周围的空气。我不想呼吸，烟灰色的城市让我更困乏，最后还是无奈，吞下一口充斥煤灰、烟草和汽油的死气沉沉的空气，想起家里某只金鱼，在某个早晨浮在水面白肚皮翻起还瞪着愤怒的死鱼眼睛，它的同伴看着它依然微微喘着气。一只被淹死的鱼。

我想故乡不是拿景物而是拿气味来识别的，于是此次回家我全然不适应，除了宅在家里感受不到一点故乡的温柔。我讨厌它现在的气味，如同一只有毛病的话筒传出的断断续续滞涩的声响和时不时尖利的嘶鸣，让人想到不用洗洁精就洗不掉的盘子上的油，粘在厨房炉灶壁纸上的泛黄的油，似有某种黏度可以粘住虫子几百万年后成了琥珀。工业革命的味道穿越久远的时空，给走在路上的我带来一种因碰撞和呼吸不畅的晕眩感。雾霾里一切重回陌生。我不认识这座城，我想要呼吸，我想逃离。我想回到帝都去，尽管那里pm2.5刚刚爆表，尾气酒精烟草暗红色砖瓦墙琉璃瓦烘染权力的气味，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标语横幅底下垃圾堆酸腐的气味，几日不碰书堆便在阳光里散发干涩的尘土气味。但我知道只要大风起兮，夜里11点仰头可以看见银河，秋日的天是很远很远的蔚蓝，草地里猫如毛球晒着太阳，避开民主科学雕塑投射的阴影。落雪之后是湿润的干净，自行车可以压出很漂亮的曲线。我甚至发现我爱上了刚刚离开线。我甚至发现我爱上了刚刚离开的城市，一场旅行的结束是一场恋情的开始和终结。那里的天很窄视线不断撞上玻璃幕墙，海风不能自由舒展连自动扶梯都转的飞快，这座城市气味潮湿而清浅，里面有深夜里欢乐的叫喊有白天没有气味的空调，有赤裸裸的欲望和焦虑也有自由有随心所欲的抉择。会让人既心血澎拜又沉静如水的气味。海洋公园里颠倒旋转的青春式的疯狂气味。这是属于奋斗的城市，不是属于生活的城市。只在山上的养老院，夜间的天光墟，城市变换出一种静滞而悲哀的气味，清浅的自由背后仍有深重的无奈。然而站在故乡陌生的气味里我竟如失恋般回想香港光怪陆离难以认清的气味，起码在那里，我愿意呼吸，那春风沉醉的夜晚，头发在海风中飞扬的夜晚。

而故乡晴空依然是灰的，这座城安静到没有风也不会有风，城里人依然抽着烟放着鞭炮，报纸上依然印着GDP增速目标小轿车下乡计划，和反腐倡廉政坛小规模大规模地震最新版的节约计划，以及偷鸡贼不孝子偷情女桃色新闻和专治心脑血管疾病神药广告印在一起，让它的气味越发可见也离我越发遥远。

不，本不是这样。我想起初春第一场雨后花园里会有幽微难言的气息，颤动于杏花枝头也坠落于满地桐花，消逝的酒旗此刻会在雀鸣里重新扬起，绵绵雨滴此刻再度拥有透亮的诗意；初夏的风里有被月季花吻过的馥郁里带着奔放的气味，风筝在河岸边纠缠如柳条，万

万条垂下绿丝绦，很久之前念过的诗句在气味里闪现；在城墙上骑自行车，洋人在拍摄城楼的飞檐，暑热的气味里夹杂冰峰撞击声和烤肉烟气，伴斜阳沉下的废都秦砖汉瓦慵懒而沾灰的味道，泛黄的还写着革命口号的书神秘兮兮的沾染霉菌的味道；9月这座城有小小的雨季，雨里流桂花，清明的空气是开学的味道是新书的味道，曾经是新鲜感不稳定感，而如今是淡淡的伤逝感；10月鸟鸣空山月落溪涧，山的湿润似浓茶，是落叶坠地山寺钟鸣那一刻澄亮的气味；1月落雪，被窝阳光的气味，葱姜蒜鱼腥气羊膻气油烟气伴着炒菜入锅时呲的一声响，压岁钱金属性的却令人陶醉的气味……

晨起看见窗外落雨，当即开窗，扑面而来的仍是厚重到发腻的气味，然而我没有关掉窗，我只是想看这座城，看淋着雨的所有活在这里的岁月。我看着大雨坠落丝丝密合，似想让沉重的大地听一听天空渺远的声音，似是故乡终于醒来想要清除泥污裹脚布和厚粉底的挣扎。我看着晴雨天色不改的阴暗的城市，闻着气味的轮廓纠结于陌生与熟悉之间的故土，闻着冲淡了的鞭炮响看着颤抖的细弱的竹竿。我知道我依然爱她，因为我终于嗅到了这座城独有的雨水的气味，终于等到带着泥土铁锈枯草女贞子和腊梅花的气味，带着将要呼啸而起的风的气味，带着几千年前的炊烟袅袅彼黍离离，带着将要落在沙洲的雎鸠携来的情与爱。我所有的记忆依然活在这里，弥散在米黄的的四开纸和湿漉漉的飘落槭树叶子的长廊的水彩笔的气味，回荡着cancion triste明朗的郁结的落雨的下午落在三张信纸上的墨水的气味，打碎在雨里的玻璃茶杯流出的新鲜花朵的气味。大雨里我终于看到故乡的面孔，她只是，依然是拎着细口黑陶罐的少女，扬之水清兮，巧笑倩兮，我终于等来她轻扬起手，在我心头重新注上烈酒一般的乡愁。

城的杂感

文/车进

一

我从西北一座叫兰州的城市坐绿皮火车，刚好一天一夜，到武汉上学。兰州到武汉的距离，直线1145千米，墙头贴的地图上是8厘米；这段距离，是黄土高原到华中平原的距离，是黄河到长江的距离，是牛肉面到热干面的距离。

兰州我待了十八年，武汉我住了不到两年。

的确，论发展，这两个城市不在一个级别上，于是想从文化上给楚地一个有力的回击，就把还离得老远的莫高窟搬出来，武汉的同学当然知道敦煌，但也知道敦煌是风沙雕琢出的城市，于是总在问我，兰州那里也都是沙漠吧，蛮缺水吧。

早听过“大武汉”，刚来武汉的时候也觉得大，现在在这座城市也到处走了走，觉得更大了，野荒荒的大，大得缺少了亲和，走的地方越多，觉得陌生的地方也越多，把控不住，在城市周遭玩赏一天下来，累得要死，倒也不全是腿脚使劲，心也要跟住节奏。

在兰州过黄河也就五分钟，走武汉长江大桥要用二十分钟，所以尺度上，相比流过武汉的那段长江，流过兰州的那段黄河要有人情味一些，以前以为反正都是水，离开一条河，就寻一条江补上，现在看来，水土不服是真的。

显然，兰州要小很多，于是像很多中小城市一样，安静一些，容易把控一些，留给这座城市居住者脑海里的那些点滴的城市映像的识别性要高一些，少了过于繁复的城市道路网络的编织纠缠，人长舒一口气，究竟觉得轻松些，安逸些了。

二

自己专业是搞建筑的，所以免不了到处走走，对城市化进程时常需要一种敏感。

去巴黎的时候，记得除了蒙帕那斯大楼和埃菲尔铁塔，还有远山上的圣心教堂，其他建筑谦逊地维持着同样的城市高度，尽管LV和香奈儿这些闪闪发光，香气袭人的东西早已潜入城市的身躯，但一砖一瓦的厚重从来没有瓦解这座城市的风情和优雅，它们安安静静地看着一样优雅的巴黎人午后坐在塞纳河左岸品尝咖啡，十字街头，没有竞走的人群。

编 锁骨君
EDI

中国在崛起的道路上飞驰着，城市化加剧迅速颠覆着城市的面貌。去年走了一趟上海，夸张的立交系统，夸张的高度，我看到浦东一座座摩天大楼的尖顶拉扯着魔都的城市轮廓，然后马上又被另一个“更高”改变格局，我只好仰着头说：“wow”。这是个喧嚣的时代，人们喜欢有张力的城市，喜欢眼球经济带来的刺激，喜欢尖叫。在这座城市，我看到太多履历非凡，奋力打拼的一身才华的年轻人；太多全身闪光，上下飘香的名媛；也有太多衣冠不整，包包担担于一身，从外地过来务工的劳动者，所有的面孔都拥挤在这座城市里，当时内心有种莫名的害怕，却又马上被一种悲哀冲刷掉了。这里，只好用来奔跑着打拼和奋斗，适合消耗生命，不适宜居住。

记得余秋雨谈到罗马，说它傍晚的时候异乎寻常的漆黑和安静，完全不像纽约和上海那样，因为在罗马面前，它们都没有历史，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三

离不开一座城，究竟是因为那城里住着或者曾经住过一些人，无关乎繁华，无关乎岁月。

脑海里能讲出的故事，都是在这座城里发生的。搬了几次家，每天爱你的父母家人，自己上幼儿园那会儿调皮一起干过些坏事儿孩子们，中学时喜欢过的女生，一帮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据说随叫随到的伙计们，所有在这座城市的生活印记千丝万缕地与这些来了又去的人们发生着联系，在这条街，在那个十字路口，在这座桥上，在那个火锅店，记忆里留下的每个生活轨迹与对应的人物紧紧绑缚在一起，分割不开。

中学毕业的时候，大家要各奔东西，看到太多的眼泪纷飞，于是明白，一些东西不在，因为离别，因为离开这座城。

喜欢的人在另一座城市，于是听关于那座城市的新闻，关注那座城市的天气。好不容易两脚踏到那座城市，虽然自己叫不上那里一街一巷的名字，但就觉得亲切，喜欢这座城市。

考虑着父母和那些人，有时觉得羽翼丰满想远飞的时候，突然就不想走了，妥协了，还是留下来，把时间多留给他们，多留给自己熟悉的这座城。

孤身泊外，越是车水马龙霓虹万千，越反衬出孤单。怀想自己挂念的那座城里，我有亲人、一群知心朋友在挂念我；我回去了，也总会有人为我留一盏灯，一张床，所以，多晚回去我都不怕，因为我知道，总有人在等着我回来。这座城，我留念的，不舍的，原来只是这些。

城，关乎太多的故事，一言难尽。

普通教育学

文/袁长庚
编/锁骨君 Stomacake

Leona，我班上一个学生。标本一样的香港女孩，微胖，眼睛圆，说话很大声，戴黑框眼镜。

班上外国学生居多，开课两周，她永远坐在第一排，眉头紧锁，显然是听得吃力。课程是人类学的通识教育，事关怪力乱神，欧美学生很容易插话，本地孩子往往不做声。我在这儿快两年，理解他们的性格，也知道他们虽然害羞，但私下还会好好做功课，分数不至糟糕。但没想到两周之后，Leona写来邮件：“我听不懂！”

她并不在我的讨论组里，只是因为和外籍教授沟通困难，所以隔三差五地到办公室找我。后来教授也知趣，索性就总让我打发她。“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巫术跟节食运动有相似性呢？”“这一段说的是外星人的故事吗？”大致如此。她读书很慢，往往上下问题之间间隔许久。所以每次我都找其他的事做，间或答疑。如此，一个学期，我们算是认识，她在校巴站看见我，会远远地招手。

她来自一个普通的中学，父母大约是低层中产，但她总是很用功。大学第一学期，修课程四门，分在四个学系。她对知识饥渴，但学得费力，上午要做好关于马克思的讲稿，下午要听“香港政治”，隔天还需跟高年级的学长读大卫•哈维。我们不常见面，偶然的聊天也是，“你知道么？我这周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眼看她心有余力不足，但不好明说，只能干巴巴几句“合理安排时间”。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期末的成绩，B-，按照教授邮件里的说法，这个分数实在是“solid”，不可通融。元旦过后某天，她直冲进我办公室，诉说着自己种种努力，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我手足无措，坐等她消停下来。讲过考题，又安慰几句，我说大学不同于高中，事事兼顾往往一事无成。她说，“我每天看报纸，社会让我很不开心，我要成功。”这下换我无语，时间不早，狼狈找个借口脱了身。

她资质平平，努力得近乎冲动，“不开心”，或许在同学那里也不例外。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旁边又淘气的男孩子挤眉弄眼，成群起哄，据说都是她班上同学。我认得那些表情：我们中小学的时候，欺负女生必然要惹上那副德性的。

去中央图书馆借书，一般都选在晚饭时间，图的是方便。每每穿过小广场，看见墙上花花绿绿的招贴，全是“领袖”、“未来”、“创新”、“赢”，清一色大词，看的人心

慌。左翼学会的几块孤零零的板子立在那儿，夕阳西下，打倒李嘉诚。

也不只是这里。山上的每栋宿舍，每间书院，都要声势浩大地张贴新一届“内阁”的集体照。竞选要造势：清晨的课间，站在干道上拍手、疾呼口号。当选要定期通报，无非“成功赶走食堂承包商”或“暂缓上涨宿费”。我深居简出，又不通粤语，从不能深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但目力所及，已然觉得吵闹，暗自庆幸我本科的时候，没有上这样亚洲知名学府的运气与折腾。

上学期一堂课，讨论巫术，我让学生们自己改编故事，他们聚起小声讨论，后来汇报的版本是：希望有一种神奇能力，可以躲过宿舍管理阿姨的视线，在自己的屋子里开party，喝酒，胡闹到夜半。

我看着满屋子笑嘻嘻的哈利•波特和赫敏，五味杂陈。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领袖”们总归是少数，即使这少数的领袖们，也未必人人都爱出风头。大学教育，今天处处用耸人听闻的梦想鼓励孩子们，到头来还是不能保证他们个个平步青云。找一份工，成一个家，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丢人”是一个道德判断，那它无论如何也不该用来指称社会的主体。但事情就这样发生，这样设计，不讲道理。无数个Leona们在教室之间疲于奔命，唯恐loser，熬油点灯。只为了毕业的时候，接受一纸判决书：你很普通！

据说，我正在接受的这套“训练”，有朝一日将会使我成为合格的学者与教师。但Leona们的存在，经常让我莫名惶恐，怕她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门，蹉跎数年，毕业时狠狠地瞪着我。善意的游戏还将维系，但“人”毕竟活生生，这种欺骗和伤害里分不出谁是胜者。

教育，先要诚实，这不仅针对念书的人，还要算上教书的人。开学典礼上笑眯眯的许诺，“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座都是梁振英”，等到毕业考试，乖乖地规定“A不许超过百分之十”。求其上，得其中。鼓吹这种把戏的人，是虚伪的帮凶。

我真想修一门课程，假若有的话。就叫“普通教育学”。

关于自杀和生活

文/林霏 编/道口慕枫 来自未来的我

最近中大出了事，一时间，流言四起。这个话题在不同的场合里被提及。提的人，不想提又忍不住提，听的人，想听又不想多听，最后对话往往在古怪的气氛中戛然而止。

我不是个消息灵通的人，但也多少听到了一些。这几天，心中总觉得不舒服。今天一天，天都很阴沉，湿气很重，温度又高，人像被闷在蒸笼里，心里也觉得阴阴暗暗。晚上十一点多从图书馆出来，一下子又被湿气糊住，心里又开始难受。空气里一股霉味，崇基年代久，花草多，平日不觉得什么，在这时突然加重了恐怖气氛，地上的LED灯放出的光惨白，白如骷髅（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地上有LED灯），YIA电梯到晚上也是用两条惨白的灯带照明。怎么会这样？原来一直都是这样。

周日晚上组聚时听到的消息，晚上回去就收到了校长的邮件，然后分别在之后的体育课、中文课和粤语课上分别听到了这件事——同学跳轨。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我并不想针对这件事发表什么意见，因为觉得对死者不敬。星期一中午集体的默哀并不能停止我这几日以来对她一直默默地哀悼，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是衷心希望，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不知算不算巧合，上周五刚交完的那篇论文主题即是：青少年自杀。当生活用鲜血向我展示了这论文必要性时，我忍不住再次思考，到底自杀有多普遍，为什么会自杀，什么是死亡……很多问题。

1）自杀，他杀？

香港每年有近一百宗青少年自杀案。一百，这个数字你觉得不够骇人听闻？想象一下，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段悲惨的故事，是临死前他或她纠结的内心，是那一刹那无尽的后悔与恐惧，是亲人歇斯底里的哭喊，是一个不知安息了没有的灵魂，你还会觉得不骇人听闻吗？你还会觉得不沉重吗？你还做得出嘴角上扬的表情吗？

写论文时研究的自杀是另一类青少年的自杀：他们贫穷、辍学、游荡街头，吸食毒品、酗酒、滥用药物。在颓废的生活中，在同伴将自杀当玩当炫耀的影响下，在酒精和毒品的迷幻作用下，在意外怀孕的恐慌中，在无知与无知带来的无畏中，将自己的生命从直上云霄的高楼上轻飘飘地扔下。

当我把这些人的这种生活状态讲给身边同学听时，听到本能上很不能接受的一句话：“这样的人，死了就死了吧。”是，我也知道他们活得很不好。但是他们呱呱坠地的时候，眸子同其他人，一样清亮。你说这是教育问题，是，这是教育问题。但是人一死，哪里还有转机呢？你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活着的意义，那么“防止青少年自杀会”还有什么努力的劲头呢？因为神父的宽容，冉阿让也可以从小偷变成一个高尚的人，或者叫回归一个高尚的人，那么为什么不给一些机会，让他们也回归呢？

还有，很多自杀的人是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的，而精神病是积年累月的压迫之下形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青少年是受害者，是酒精药物的受害者，是不负责父母的受害者，是制度的受害者，是社会的受害者。2）死易还是活易？

还有一类自杀，是周六发生的这一类自杀。辛辛苦苦念到了大学，过着忙碌的生活，就快要毕业，因为压力太大、情感纠纷等等可能的原因自杀。

想问：你都有勇气死，你为什么没勇气活？

看来，死远比活着容易，或者说，死比活得好容易。当一个人的幸福指数低于其能承受的底线，他恐怕就会选择死。我记得那个科大跳楼的男生，写好了遗书，抱着最爱的漫画书跳楼—我想问问他，是不是有漫画，就可以幸福？是不是活着，还不如抱着漫画书死去幸福？如果真的是，那么祝他在天堂也有漫画看。

3）孤岛，坐标

其实今天更加让我难受的是另一件事—听说上两届有个同学失踪数日，最后在宿舍被发现。因其在宿舍自杀，而室友一般回家住，过了多日才回宿舍，才发现他的尸体。现在人人上又在转发一名同学失踪的状态，不知到底是什么情况，能做的只有祈祷：安好，安好。

一个同学在人人上的状态写：“你的出现不过是锦上添花，你的消失却不会带来任何悲伤。”一个人，失踪多久，才会被发现？难道他没有一个好基友或是好啦友，几个小时联系不上她/他就会觉得很想？难道他没有一个老师，在他几次不来上课后，发现什么不对？难道他没有同宿舍的同学，意识到他留出的空位？难道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一定联系不上他就很牵挂，但是他们远在天边。

在香港的生活，大多数人的都是忙碌的。人际关系是广的，也是浅的。每天校园里熙熙攘攘那么多人，其实个个都是孤岛。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需要别人帮忙了，就MASS MAIL或是FACEBOOK找一些人来，做完之后再各奔东西。做事的话，这种模式无可厚非，但是，人也是需要一个完整而牢靠的社交网络，作为一个情感支柱在的。人应当有一个固定的坐标，才不至于因为太容易流动，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而在消失之后都不会被注意到。

4）生死的权利 与 死亡是什么

一个人，有没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

人的生命，受之于父母。当人成年的时候，是不是有足够的自主性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基督教认为，自杀是最大的罪。《创世纪》说，亚当与夏娃吃了智慧树的果实，于是发现自己光着身子，觉得羞耻。觉得羞耻就是智慧吗？知羞耻就和神相差无几吗？（上帝说：看哪，人已经变得和我们相差无几，懂得辨善恶了）其实不是。事实上，故事并没有完，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相认”了，生下了该隐。其实亚当与夏娃获得的智慧，是生子的能力，是最为神圣的能力。因此，基督教认为，生命是最神圣的，是上帝赐予的，如果自己放弃生命，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只有造天地万物的主才能主宰我们的生命。

佛教呢？其实佛教中对于死亡的看法都与基督教不同。佛是由非佛的因素组成的，任何事物都是有非它的因素组成的，那么死，也是由非死，即生的因素组成的了。

佛家讲“无常”，其实并非我们日常感叹的“世事无常”般有一种无奈和负面情感在内，而是一种事物常变的概念，是世界的实相。无常不会带来无奈，反而会带来解脱与超然。因为看清“无常”的实相，便不会被误以为自己可把持所有。因为无常，所以死就是生，生就是死了。

凌晨两点十八，隔壁宿舍在PARTY，欢笑不断。我想想大学站的月台，想想那间相传在IHOUSE3的宿舍。叹一声：无常。

【最后，我谨在此再次表达我对死者的缅怀，对失踪同学的关怀和祝愿。】

事实，宽容与其他

文／墨拦
编／乔白山人、会飞的猫

随着每个人的参与，曾经说出大家心里话的著名公知们，被不停抛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抛弃一些人的名字不代表必须抛弃一个向善的名词……在这过程里，并不该鼓动大家都唾弃公知，而是鼓励大家都成为公知。
——韩寒《就要做个臭公知》

这几天脑袋里一直盘旋着一句话：真的很感激香港这个城市，即便它以社会的整体面孔出现的时候或许不能真的算是多么多么的包容或者说多元，但我确实在这里学会宽容。

或者不如说，是在内地，香港，大学生这三重身份标签之下，不得不转多几个视角来看问题，回头重新审视自己过往的认识。回到内地，奶粉一旦有新动向，网上关于香港的主流声音自然是小市民心态白眼狼之类，忍不住辩驳；在学校里听到看到死共狗大陆狗蝗虫这样的字眼又兼着厌恶与恼怒。我想说这种夹着的感觉并不好受，作为一个在港内地生你不容易有立场，你常常孤独，你甚至有时候对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但也许你看得更明白。

在这个异于自己熟知的成长于其中的环境，我承认，我受到了冲击，我在被它改变。

尽管这过程不见得是自觉或情愿的，但似乎就我而言不论是对曾经赞成或激烈反对的事物，都多了一个渐渐理解，宽容，渐渐地对应事件而不选择立场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事情采取看似相异的变迁的态度，或许也是对已认同的价值的一次又一次确定。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甚至对立场这个词有点点看法（或许是看了姜小哥吊诡转变的缘故？不知道这是不是大众的观念也在迁变的一个隐喻）。经常可以在某些公共主页上看到两个立场的对战——姑且按习惯说法称之为左右——大多数出声的人立场都异常鲜明。常常言辞激烈，而且以我的角度来看实在没什么新鲜东西，各自揪着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对任何具体事务的讨论最后都会被引到民主之后杀全家和资本金钱操控的伪民主上面，以及并非偶尔地出现着毫不讲理的人参公鸡。

很惊异于双方都会认为自己所说的绝对正确，很少看见谁肯稍微放低一点姿态承认一下不足，甚至很难在什么共同点上达到统一。这样的讨论只能是流于无意义的争吵，在口号之下相互攻讦，看不到什么进步。一边是国家稳定民族大义，一边是自由民主人的权利。这些都是好东西当然没错，但仿佛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在比谁的口号漂亮谁的声音大，立场和价值观的正确高尚压倒客观与事实。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有一个学长曾经无奈地跟我讲，不站好队都不好意思说话，你会被两边都喷死。

义愤填膺的，冷嘲热讽的，粗口乱爆的，帽子乱扣的，无理横三分的，唱黑脸的扮苦情的都见过，只是少见愿意倾听的愿意认同的带着扩充眼界争取共识而非一定要说服对方，甚至仅仅是发泄和表达自我的目的来讨论的。即便开始能够克制理性的人，往往也被大的争论环境搞到抓狂，或者干脆走掉。

更多的人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意愿去做这样的争论，顺手发几句含着义愤的批判，便实现了一次道德优越的自我实现。从当年的李刚人人喊打，到今天一条状态就变成了受害者是李二代，中国的媒体统统是只要噱头不要良心，悲观地说，看不到进步，也看不到智商。

但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在网络这个特殊的平台上，你不能要求所有网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事实上参考大陆的话语环境，也只有在不需要为自己言论负责的网络上，人才得以说自己想说的。我始终以为，再嘈杂肮脏的菜市场也强过平静的恐怖的死水。在话语的环境渐渐地走向成熟的过程里，需要的是引导而非规范。

这个引导的角色理论上是应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但我最近才慢慢理解何以本应代表社会良心和素养水平的公共知识分子竟然在很多人口里沦为贬义词，大约就是因为先立场后事实的习惯而像政府一样渐渐失掉了公信力。

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反对这没错，为了反对而反对也没错，但莫忘记知识和客观事实才是知识分子反对的武器，不是口号，不是社会的不良情绪。迎合大众而获取的话语权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笑柄，并让整个社会更进一步地走向犬儒。

只有背靠事实，才有站着说话的尊严。

怀疑一切，没有信仰，觉得什么什么背后都有阴谋，人人都有高度的戒备心，以现实利益为第一目标，大约这就是犬儒吧，在当代的语境下。即使有事实摆在眼前也不愿意被说服。

究竟欠在哪里？我想就是宽容。所谓宽容，就是灰色的地段留得足够宽，因而得以黑愈黑，白愈白，所谓底线和原则，其界也才能分明起来。这宽容里面包含着对不同立场的意见，有接纳的可能；对自己，有承认可能犯错的可能；最重要的，尊重事实而不再把立场放在第一位。

能够理解你所不赞同的事情是一种了不起的气度，也只有不心虚的人才有这气魄。

几年前特别喜欢批判，经了些事，才觉得真的是有必要多查考，晚结论，负责任的中肯的言论，强过所谓犀利，义愤与不留情面。而且查考思索愈深，愈觉得自己与旁人所见之不全，也就愈能相对平心静气地来看一些并不赞同的意见。

努力变得更包容，以期减少错误。然而怀疑与反对并不曾变过。

我希望我自己能一直是一个反对者。即便从来没能说服什么人，但是若能播下怀疑的种子，能激起思考，大约已经足够。

末日妄言者

文/ 木禾 编/乔白山人 来自未来的我

季川回家时又看到了那个男孩。他穿着和昨天一样的恤衫，大了的缘故，松松垮垮得罩在身上。他在围墙根上坐了下来，云朵很低，压着一片摇摇欲坠的黄昏。

季川收回眼神，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走。她承认她是有一点好奇的，但她还有很多事要做。公司的报表辛辛苦苦做到大半被审核不通过，那个笑容古怪的女经理对她这样说的时候，她几乎零秒反应一句粗口——显然她忍住了。更何况，这个男孩看上去也没有那么不同，追根究底也不过就是跟父母吵了架离家出走，或是无业青年赋闲在家云云。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值得她停下来耗费时间。

这个行为在她第三次遇见他的时候有了转变。还是在那个地方，她经过的时候，住在附近的阿姨正站在自家铁门的后面朝男生吼，内容大致是赶他走之类。男孩朝她看了两眼便默不做声低下头，执着地盯着地面，也不作反应。阿姨来了气更大声音地骂起来。

季川皱了皱眉头，犹豫了一会还是走到男孩身边。

“你在干嘛呢？”

男孩抬起头，“我在等世界末日。”

季川在那一秒意识到自己又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是这次男孩没有再低头，而是很认真地注视着她。

她强压着转身就走的念头，在他身边蹲下。

“小鬼电影小说看多了吧，不回家好好念书，跑到这儿干嘛。”

“我在等世界末日”，男孩又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不回家等呢，你爸爸妈妈呢，他们在哪？”

“家里看不到太阳。你知道的...世界末日的时候乌鸦的羽毛会遮蔽太阳，太阳会跌进海里，就像蛋黄摔进锅里那样。”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显然是觉得不太像，有些丧气地放弃了。

季川此时已经确定他脑子有问题了，起身准备走。她的确好脾气，从小到大，长辈朋友都这么说。她也的确是个善良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愿意趟这滩浑水，本来这世上所有不痛不痒的关心都出自事不关己。

“小姑娘你别管他了，我看报个警登记下名字就会有家长来领他回去。”先前的阿姨丢下这一句就走回屋里，铁门在身后啪的一声摔上恢复成一张绷着的脸。

夏天的黄昏总是千篇一律，蝉声远远近近织出一张密密的网围拢过来。晚饭的时候季川接到旧时好友的电话，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近况。她靠在门框上，夏天的太阳落得晚，黄昏就显得格外盛大。她不知怎么忽然想起那天那个男孩站在暮色里的样子，连同他那个关于太阳的奇怪比喻。

——好像自己曾经在哪部电影里看过类似的场景，她有点记不清了。

那天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孩。“应该是联系到家属被领回家了吧，”她有些失神地想着。

“喂，你在听吗？”电话那边，女生变换了语气。

“嗯？什么？”

“……”

“我说我没有在画画了。”

连着两场会，季川像被闷在一床久未照过太阳的被子里，微微有点透不过气，离开会议室去洗手间洗了脸才勉强精神一点。任务一茬一茬不止地过来，也就连抱怨的欲望也没有了。她像是误入了一个迷宫，走在周而复始的轨迹上，日子过得庸扰平常。外企公司的会计，不是自己喜欢的职业，却也还算安稳，薪水差强人意。当初来应聘的时候，她心里微微挣扎过，但在父母亲戚一致赞同下也就偃旗息鼓。她愿望很小——只是想让爸妈过得稍微体面些。

这些天朋友没有再打电话来，她也就没有再提起。她当然知道那天最末的几句话意味着什么，那些信誓旦旦的梦想，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放手亦艰难。安慰人这件事她从来不擅长却一直捉襟见肘地做着，只是如今，她自己惨淡经营着的梦想也岌岌可危。

那个时候她们读高三，算得上优秀的成绩，却也不是一板一眼的乖乖女，即使作业多到凌晨，也会忍不住偷偷翻杂志。那个时候她对世界有着磅礴的野心，夜里睡不安稳夜复一夜做梦，那些色彩瑰丽的梦像是要把她吞裹进去。她们逃掉晚课前40分钟的自习，一遍一遍走学校附近那条人烟荒疏的路，说着以后要把那些梦印在纸板上涂上浓墨重彩，她们一个画画一个讲梦里的故事，路灯在暮色里一盏一盏亮起来，变成灭亡的太阳。而这一切距离她去那个做数不尽的PRESENTATION赶忙不完的PAPER的大学时光还有四个月。时光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往前开，留她在这里，在公司分割成方块形状的隔间里，和镜子里的自己面面相觑。

要是生活总是爱拿人开玩笑，那这个玩笑也实在有些残忍。

下午任务结束得早，办公室的人吵着闹着要聚餐，季川借口补觉趁早溜了。工作一年有余，她大致习惯了职场上的往来，各种各样名目繁复的酒席参加过不少，觥筹交错酒杯和着灯光看着看着就晃了眼。她想她毕竟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小心翼翼久了多少也会生出疲惫。

时间还早，她就沿着回家的路随便晃晃，有点心不在焉的缘故今天走得格外远些，所以当她路过附近的小学看到那个消失几天的男孩后着实惊讶了一下。

男孩站在一群等家长来接的小孩子的最后一位，兴许是笑着的表情让人觉得有点稚气，高高的个头竟然也没有显得太突兀。大概是等着无聊，他旁边的小胖子忽然摇头晃脑背起了老师今天教的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旁边的小孩叽叽喳喳地围过来，有学过的一个两个也背起来，在中间某个地方卡了壳，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执着下面的句子。男孩在一群小西瓜头之间无意识地跟着念，声音轻轻得有点像自言自语，季川却在夕阳暖融融的光芒里恍惚觉出秋天的薄雾。

—— 真是个奇怪的人。

“看吧看吧，还是我说的对，大哥哥你刚刚背的是哪一句说给他们听听。”一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忽然拉了拉男孩的衣袖对他说道。“才不是，明明我是对的”，小胖子不甘示弱。男孩回过神，被一双双小眼睛看着忽然有些不知所措。

“玥玥你在干什么，妈妈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和陌生人讲话吗。”一个女人走到刚刚说话的小女孩身边，“跟妈妈回家了。”她牵着小女孩的手离开，还不忘回过头警惕地看了男孩一眼。

男孩尴尬着别过头，恰好看见不远处的季川，愣了愣之后朝她笑了一下。

“他居然还认得我”季川有点僵硬地回过去一个笑容，走近了一点。

“你怎么在这？”

男孩茫然地摇了摇头。

周遭的小孩陆续被接走，附近的小餐馆开始有饭菜的香气。

“你吃过了吗？”

“没。”

“我带你去吃饭吧。”像是认输般几不可闻的一声叹气。

季川双手撑在桌子上看着面前迅速扒饭的人心里估摸着他是真饿了。

“为什么不回家？”

男孩没吱声，把吃完的碗推到前面。

“还要吗？”

摇头。

季川付了钱往外走，男孩跟在她身后，在知道问不出所以然之后她索性放弃，沉默隔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

“我不想回家，家里有好多书好多资料，我做不完，那些字像虫子一样到处爬，学校也是…”

季川微微讶异地回过头看身后的男孩，像是奇怪他突然开口，又像是没想到会听见这么正常的理由。

“你在读书？你之前不是说要找什么世界末日？”

男孩顿了顿，说：“世界末日的话我会很开心。”

季川有点分不清他现在是不是清醒着了，只是她发现自己并不介意把这段对话进行下去。他们一直走到小路末端的烂尾楼前。男孩说他在安平一中读高三 —— 这个城市颇有名气的高中，季川常常在各种场合听到这个名字。说他很多个白天低头记笔记再抬头看老师的时候心里空的什么也没有，说他挤在晚自习放学闷热的人潮里会觉得有什么东西要从泥沼里挣脱出来，说他每次考试后不敢看班主任和爸妈眼光，没有多少求全责备却每一扎都疼得要命。他说他想看末日，燃烧着像山一样大的东西投进海里，而山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他们就坐在烂尾楼的废墟上，天空暗下去又缓缓被远处的灯火点亮，时间要怎么计算，用风声用多少次眨眼还是用断断续续的对话里散落的尾音。

午夜的风有点冷。

男孩在她身旁念起诗，“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落日，我给你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苦苦守望孤月的人的悲哀。”

在那片低矮贫民区，这个城市衰败的腹地，电线杂乱地交错分割着夜空，夜幕是浓烈的紫色。季川的眼睛被风吹得涩涩的疼，她想起某个高三的晚上自己偷偷拿着本子写东西，关于她长久来绝口不提的压抑和穿破胸膛的湛蓝渴望。妈妈起床经过她房间的时候进来转转，她听到动静慌忙掩上课本，结果当然是被发现，预料之中的争执，而后是她抱着被扯皱了本子在“你永远花花心思不知道着急”的责骂声里红着眼睛倔强得一言不发。那些往事在她心头掠过的时候顷刻燎原。她曾经是那样的人。季川忽然有点想嘲笑自己的矫情。

她们在天台坐了一夜，被风吹到流鼻涕。季川第二天朦朦胧胧冻着醒过来的时候，开了手机，顿时拎了包往公司赶。她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想着自己必定是疯了必定是疯了，却没办法挥掉脑海中昨晚混沌的印象，她还记得男孩的眼睛很亮——像是让人盲目的光芒。

“我叫白杨。”在某段对话的结尾里男孩这么说。白杨。沉默的树。

她之后一整天都有些心不在焉，犹豫再三在电脑上找到那个学校的网站。7个数字键，电话接通的声音。

季川接到电话的时候，对方的声音有些颤抖。是男孩的母亲，听到学校的消息一颗心悬着终于落下，一遍遍跟她道歉和感谢：说没有看好孩子，给她添麻烦了。

见到男孩父母的时候，季川就没再后悔做出这个决定了。男孩的父亲是个有些沉默的男人，不善言辞，只是重复了好几遍谢谢。妇人有些激动，衬着血色的夕阳，隐约的几缕白发显得有点悲哀。季川忽然想到自己的母亲，鼻子有点发酸。她礼貌地对他们说没关系，没有什么麻烦的，只是要小心别再丢了，外面……挺危险的。

男孩被父亲半推着上了车，季川低着头不敢看他。

汽车往外倒退，开出小巷的时候季川抬起头，看到男孩坐在汽车后座朝她看着，对上她的目光时，脸上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

她愣了一会儿，紧了紧衣服，往回走。

她感觉有什么东西钝钝地覆上心脏，压出一小块阴影。她没有想太多。或许那是一片乌鸦的羽毛呢。

徒刑

文/木禾　编/杏伊 Stomacake

两年后重新看《梦旅人》，有些情绪像野草岁岁枯荣反复绵延出庞大的根系。

2011年的冬天，我在合肥回家的路上窝在汽车后座看电影，考完自招，心里已经隐隐料到结局。汽车经过高架桥的时候，可可扣动扳机，我拼命忍住眼泪，眼睛跟着屏幕一点一点沦陷在将暗的天光里。

那是我第一次看岩井的电影，无知得毫不设防。

七十多分钟的短小片子，处处都是晦暗不明的隐喻。铁丝网围起的疯人院，少年们穿着千篇一律的白色单衣。患有妄想症的小悟，掐死孪生妹妹的可可，卷毛在夜里梦到骚扰自己的中学老师，一盏灯也照不透黑暗。他们是被世界抛弃的孩子，沿着医院的围墙出发寻找世界末日。这是一条寻找救赎的路，在可可跳过医院和外面围墙缝隙的那一秒，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

他们路过了一座教堂，路过大桥下辽阔的黑色水域，路过午后的暴风雨，走向各自的绝境。

小悟在途中走丢，失足跌下围墙满身血污，而后他疯了一样扑向围墙，“要回到墙上去，一定要回到墙上去”，台词不断重复，小悟以非常奇怪的姿势拍打着围墙，仿佛遵守着最严苛的诫命，一步也不敢逾越，直到四肢僵硬，身体一点点折断。

岩井向来不留情面，他用一种荒唐滑稽的方式呈现了小悟的死，背景的钢琴曲在他倒下的时候忽然变成赞美诗。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幕结束后近乎泫然欲泣的战栗，绝望和压抑顺着血液周转全身。

我们每个人都在孜孜不倦地构筑自己的城墙。

或许是作家导演对画面强迫症一样的苛刻，电影的布景和光线漂亮得无可挑剔，贯穿

始终的钢琴曲缠绕出一场长眠不醒的梦。

岩井俊二似乎格外偏爱年轻，又尤其执着于毁灭，电影最后，卷毛和可可走到围墙尽头，黄昏海面露出鲜有的宁静和温柔，可可饮弹自杀的时候，漫天都是黑色的乌鸦羽毛，她的脸上始终是小孩子一样稚气的笑容，她还是固执的觉得自己死了世界就会终结，她要成全卷毛的末日。

天空红的要烧起来的黄昏，卷毛哭得撕心裂肺。

有人对我说过，那些好的不好的事都希望我们能忘掉。过往和幻想都是负累，它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越不过去的是自己亲手划下的界限，就像可可一直相信自己是父母的唯一而妹妹是冒牌货，就像卷毛没法忘记亲手杀死的千石屋老师，因而在每一次回忆起时犹如受刑，就像数不清的耿耿于怀又不愿封闭的记忆。

而我也终于明白，很多事早已划定好一个又一个圈套，而你终不能逃脱，唯有不急不缓走到它跟前，坦然奉上所有筹码。

我在半夜两点合上笔记本，心里出奇的安静，像是情绪到极点之后被抽空的疲惫。我们谁都曾有过天真到无可救药的年少，因为一些小事大动干戈的悲喜，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成人世界的脸孔，在现实面前丢盔弃甲。

围墙的尽头从来只有两条路，要么毁灭，要么成全。

文 | 锈骨君
编 | 墨怪 Eda

灾难感

行吟

非典十年，未曾想时间真如弹指一挥，过去的事一溜烟儿跑掉，连踪影都看不到。雨巷里那姑娘起码还留下了丁香般的惆怅，而我回首，却只发现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一扇扇结满蛛网的窗，一双双赤着的足——总而言之，一切都是空。

这不是一个悲观者在自说自话。

十年前，西安杨絮漫天的季节，我们在如今看来狭窄拥挤的教室，七十四个红领巾听着老师讲“和时间赛跑”那种看似励志实则扯淡至极的课文。名人的童年总在他们自己的回忆中带着酸涩的文艺气息，你不觉得那种“我比太阳更快回家”所以“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这这行为出现在一个儿童身上不是早熟就是二逼吗？扯远了，我是想说明从小时候起我就有一种鄙视一切高尚化的倾向，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在我看来就是狗屁。

小孩儿都一样，表面上乖乖的怯怯的，好学上进，抢答时能把手举到天花板上去，但内心里都在盘算着——这疫情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呢？什么时候才能放假呢？报纸上每天刷新着感染者和死亡者的数字，家里散发着一股八四消毒液的味道，我娘天天逼我喝板蓝根。班里有人负责给你嘴里喷药，喷药那人觉得自己好像有无边的权力，每次对着你的口腔狠狠地摁两下跟喷杀虫剂似的。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同学没来学校，班主任说她们小区出现非典疑似，被隔离了。你懂得，被隔离等于不用上学，那年头我们天天盼望被隔离，谁去管非典11%的死亡率下自己会不会中招呢。

今早看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非典特辑，才知道当时有一个名医叫钟南山，有一个“毒王”叫周作芬，有一个捍卫新闻真实的人叫蒋彦永，有一种感染源叫果子狸，有一群人叫非典后遗症患者，有两个被免职的部级干部：卫生部党组书记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有一个新名词叫中国官员问责制度。灾难比胜利和荣耀更能改变一个国家：流言的危险性被日益重视，新闻自由和干部问责被提上政改日程，非典的意义超过了疾病本身。然而这些意义在我看来无比陌生。

太小的挫折不足以改变一个人，太大的灾难亦然，一切都仿佛离我很近又很远。不禁骂自己：你个无动于衷，木桩子似的愚民！即使如此，听着那些故事被渲染得跨时代般非凡，心中却始终有疑问：是吗？真是这样吗？非要用一场灾难来对一个时代歌功颂德吗？

说到小挫折，我有幸高二时候做过一次开膛手术，然后一辈子都不想做第二次手术了。

术前清肠喝的药水是什么磷酸盐，其恶心程度难以用言语形容，后遗症便是后来几个月我连喝水都想吐。然后到了那一天，你就被那样摆在手术台上，麻醉剂慢慢推进身体，最后的记忆是头顶明晃晃的几盏大灯，像恶龙的眼睛一样瞪着你。你意识到，从这刻起，你只是手术台上一具任人宰割的躯体，你把生命掌控权拱手送到了别人的刀下。但是你期冀这样被宰割，你乞求这样被解剖，你对这一刀又一刀充满感恩之心

在漫长如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后，麻药的效果未褪，护手抓着你的手，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捏下去，如粗暴的钳子在夹一颗核桃，直到痛觉传到你的大脑，以此来保证你的清醒。而你又是那么渴望睡去，但那只手不允许，于是你就在梦和醒之间踱着步。渐渐得，腹部的痛觉神经也复苏了，你感觉像是被腰斩了一次又被强力胶粘了起来，加上手上的痛觉，你终于再也不能睡着。他们把你转移到监护室，你见到你的家人，笑容在你模糊的视网膜上如一团雾后的花团锦簇，告诉你手术很成功。这时，你恍如新生。

原谅我突然用第二人称叙述，我只是觉得把“我”换成“你”不会让本文显得更像一个神经病的自说自话（但仍然改变不了它自说自话的本质）。因为手术在南京呆了一个多月，去过两次新街口，三四次夫子庙，更多的时间是在军区总医院四周晃来晃去，吃了不少大碗皮肚面和85°C的胚芽三明治。湿热永远包围着我，连锁酒店的走廊像迷宫，术后为了锻炼我每天都沿着走廊走五次，一圈一圈地走，经过一扇扇紧闭的房门，有时听到门后传来的声音，或大笑或哀嚎，或是新闻联播的音乐。我意识到无数的生命聚集在这个湿热的连锁酒店里，却鲜有重叠，窄窄的走廊和薄薄的墙把他们分隔在各自的安全区内，在其中造梦造人造出生命丰盛的假象，说很多的话看很多的电视喝很多的水，等着时间把这段光阴腐蚀，最后一点也不剩。

我的那段光阴亦然。

似乎这么多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改变。从非典到手术再到现在，无时无刻都有生命的凋零，有病痛的折磨，都习以为常，再大的人性的恶都变得可以接受，并不感到震撼。因为恶之花本就常开不败，只是那些常用真善美来教化世人的家伙们不承认罢了。

每天坚持跳两千下绳，去隔壁洗澡，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坐在床上看电影，和平年代，无聊至上。手机屏幕上偶尔有新闻跳出，铁道部被撤，广电总局改名，习某某当选国家主席等等。听到三叔的口哨提示音，手指划一下解锁，再划一下直接删除，屏幕上就只剩下倒数日，瞅一眼，次奥，原来离放假还有那么多天。

突然就产生了对灾难的渴望。这灾难必需不大不小，从中延伸不出任何歌颂，也不会留下任何绝望，不产生任何作为划分高尚和低俗的道德标尺，也不会引起舆论及媒体潮水般的包围。它还不及我身上的切肤之痛，弱于蚊虫叮咬，只是作为过眼云烟的消遣，以此来冲淡漫无边际的无聊，最终只留下一场空。

安然

文/小茼

编/木禾 Stomacake

行吟

air of

最近总做梦。

光怪陆离的梦境，变化莫测的场景，却是千篇一律的被追杀与逃亡。在梦中不停的奔跑，或是囚禁中不停地晃动铁窗敲打墙壁。

睡眠又轻又浅。

醒来后翻起周公解梦。逃避。

精神分析说梦是潜意识传递需要给意识的方式，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的表达方式。在梦里的每一个场景都隐藏了一个隐喻。这个隐喻的谜底就是潜意识传递的信息。

在梦境里，主题是被追逐，是逃离的焦虑。感觉到目前遇到了需要选择的事情，这种选择是内心底不愿意面对的，这种选择凸现了真正需要和道德观念的冲突，因此在梦中，迫使你选择的力量在向你施加压力，追杀你。逃跑是一种回避和内心需要的真正回应，但是这种选择又有违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念，在未正式作出选择之前，会一直被追杀。逃避。

几日前天井中坠落的女孩的照片总是出现在脑海里，凝结成那块盖在身上的蓝布，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化成一片蓝。而那日的阳光出奇的好。一个冬日的压抑似乎被阳光排遣，下午的日光柔柔的打在身上暖暖的，主楼前的花园里好多小朋友在笑着闹着。

人不能逃避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要偿还清楚，即便谁都知道逃逸最轻省。

一旦意识到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生命中的问题它们就会如岩石高高耸起。俗世的欢愉或妄想即便潮头汹涌，也在不可能使之被麻醉和遮盖。这些无可消灭的问题，是对人而言很重要的事情，即寻求自我的解决之道。

善待自己，放下和消融内在积存的创伤。它们使人沉重而不够轻盈，要不断去清洗。

心之艰难，是和自己作斗争。

突然想起离开那日，冬日清晨雾霭笼罩的平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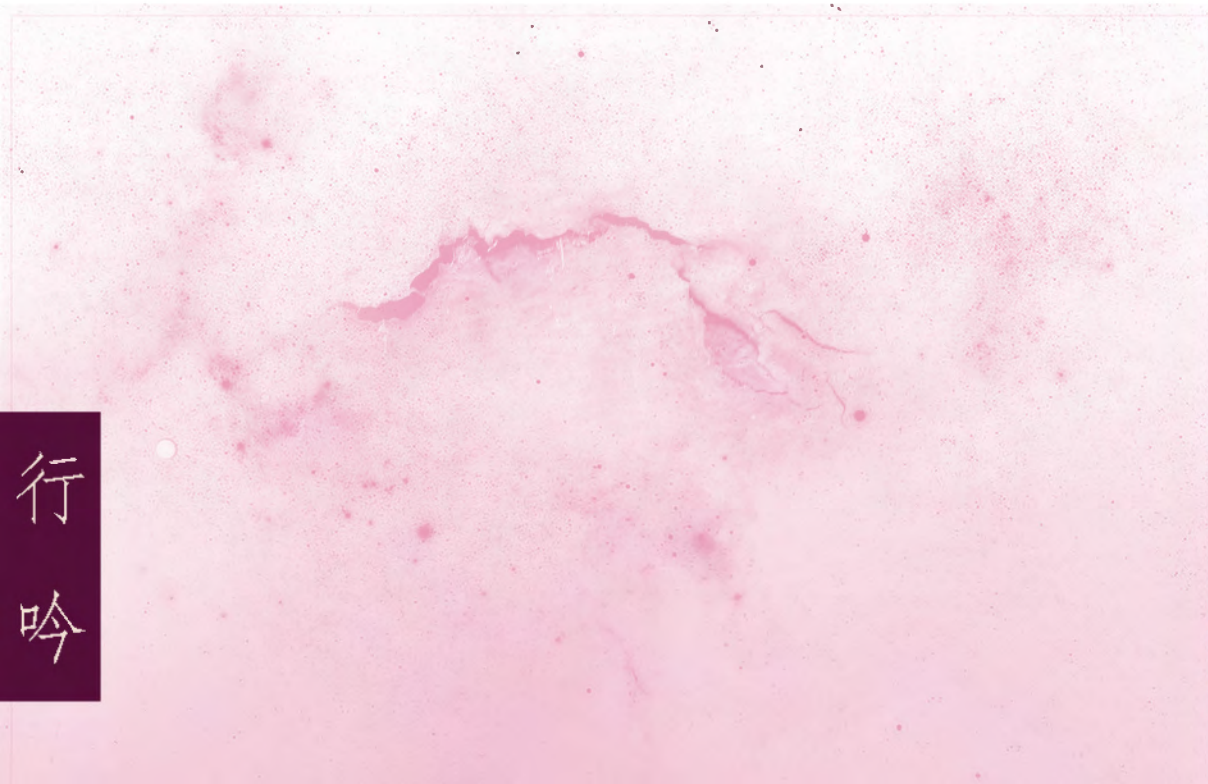
厚重的古城墙上家家的炊烟早已消散，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也没了痕迹，古朴的明清院落各个大门紧闭，只有人力车跑过石板道吱呦吱呦的声音，掩盖了漫天的雪籽

滑落衣服的沙沙声。

我频频的回头，蔓延的浓雾，好像一下就回到了百年前。街道上熙熙攘攘，镖局护镖师完成任务在街角常去的酒家开怀畅饮，日升昌票号华丽的马车嗒嗒嗒嗒扣着石板道载着远行的大当家归来，小本生意的小商小贩都支起了自家的门面，偶尔有扛着锄头的农夫坐在街边的小摊喝碗热茶，或是穿着红棉袄的女人早起采购。弄弄的雾霭下掩盖了怎样的曾经。让这古城在冬日的清晨里如此的清冷寂寞苍凉。

忽然一声鸣响，火车伴随着工业文明特有的痕迹，风驰而来，挟裹这浓雾，搅动这空气。冷冷的清风刮过脸颊，似乎天地有了些模样。

不禁想起早起时在花园里拍下的花朵种种。白紫丁香盛放，海棠桃花樱花玉兰接近颓败，鸢尾蹿出花苞，月季抽发枝叶。花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一切适宜而合理。秩序是指万事万物开始有时，盛衰有时，终结有时，重生有时。这不禁令人安心。



苦雨 / 周作人

编/道口幕枫　来自未来的我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大。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好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的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佢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佢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佢们”的不安起见，一等大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尺牍

文编的话

『自作浔阳客，无如苦雨何。』作为鲁迅先生的二弟，周作人的文风却和其兄有着颇值得玩味的差异。《苦雨》同他的其他散文一样，『雨』和『风』是他最常着墨的基本意象。所谓『借物咏怀』，『苦雨』很能代表当时作者的心境，借着回忆、想象以及叙述，各种各样的『雨』被搬到笔下，写得相当自如，而整篇文章始终笼罩在淡淡的哀愁里。周作人的行文平缓冲淡，与世无争，故乡的一草一木，在其笔下都饱含深情，无限依恋，写得极为清雅脱俗，读来颇为感人。『伏园兄』即周作人的好友孙伏园，书札一副，娓娓道来，更添悠悠韵味。

现代人的生活太过喧嚣，当你用心地读这篇《苦雨》时，你的心就会入静入神，而这就是优秀文章的魅力所在吧。周作人先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对待，含屈而逝，已有46年；小编今天仅通过这一篇尺牍的摘选，略以表达对周先生的伤吊和怀念之情。所谓苦雨无时止，幽人空复情。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胡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

这回的大雨，只有两种人最喜欢。第一是小孩们。他们喜欢水，却极不容易得到，现在看见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结队的去“趟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实在很有点冷，但是他们不怕，下到水里还不肯上来。大人们见小孩玩的有趣，也一个两个地加入，但是成绩却不甚佳，那一天里滑倒了三个人，其中两个都是大人——其一为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岛君。第二种喜欢下雨的则为蛤蟆。从前同小孩住高亮桥去钓鱼钓不着，只捉了好些蛤蟆，有绿的，有花条的，拿回来都放在院子里，平常偶叫几声，在这几天里便整日叫唤，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极有田村的风味。有许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恶喧嚣，如麻雀蛤蟆或蝉的叫声，凡足以妨碍他们的甜睡者，无一不痛恶而深绝之，大有欲灭此而午睡之意，我觉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随便听听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其实都可以听。蛤蟆在水田里群叫，深夜静听，往往变成一种金属音，很是特别，又有时仿佛是狗叫，古人常称蛙蟆为吠，大约也是从实验而来。我们阶了里的蛤蟆现在只见花条的一种，它的叫声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这个叫法，可以说是革音，平常自一声至三声，不会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听它一口气叫上十二三声，可见它是实在喜欢极了。

这一场大雨恐怕在乡下的穷朋友是很大的一个不幸，但是我不曾亲见，单靠想象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虚伪地代为悲叹了，倘若有人说这所记的只是个人的事情，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今天太阳已经出来，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这封信也就不再写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记，现在却由我先写给你看，这也可以算是“意表之外”的事罢。

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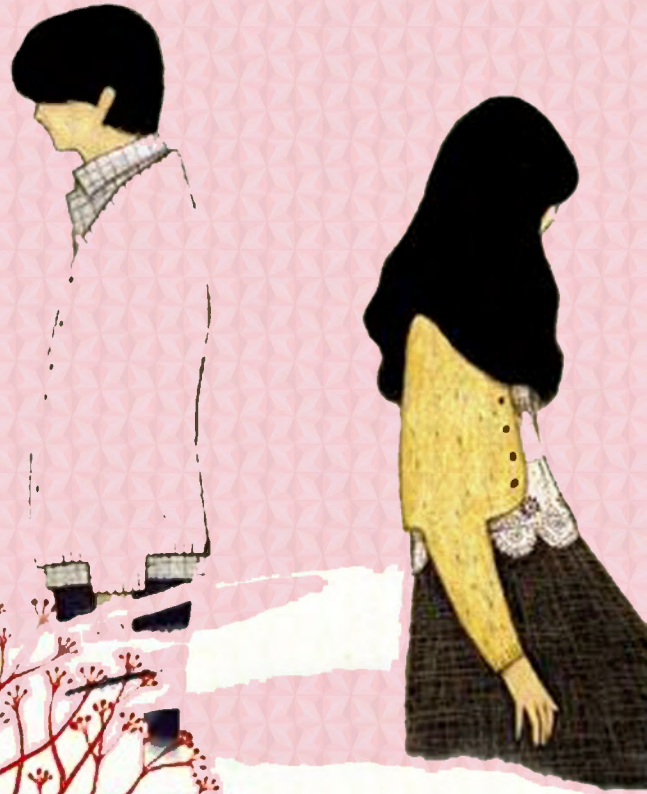
少年可识情滋味

初来中大，ocamp常常被各种神奇的status引爆高潮；以后习惯了中大少年的寂寞时光，与友人相聚，谁谁NA了或是又NA了也总是成为焦点。

为什么本来私密NA话题会如此勾起大家的好奇？
对NA的消息亢奋如此的我们大家，是不是心里也藏着一份悸动？
悸动过后，为什么很多的中大少年仍然单身？
如果在大学里NA，又是为了什么？是寂寞么？
在一起是不是真的要最后在一起才有意义？
又怎样才能长久下去……

还有另外一些纠结于操作层面的纷纷扰扰，是不是同样动人心弦：
异地了怎么办？
性这个“禁区”，又是否可以在大学里牵着ta的手怎样地迈过？
被没有感觉的异性（同性）追求，又该怎样恰如其分？
还有文化背景，对方的过去等等不得不说的问题……

本期采访，让我们看看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status的中大少年们，如何对时而神秘时而动人时而温暖时而揪心的大学爱情见仁见智，揭开NA君的神秘面纱……



采访

1.你认为在爱情中，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如果不抱着走到最后的信念，那样大学的爱情还有意义吗？

F：我可以说都重要么……如果只要过程，那恐怕和游戏花丛玩弄感情差不了多少；如果只要结果，那大可以毕业之后奔三之前直接相亲速结婚。所以这两点对于爱情本来就是缺一不可的，只是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有所不同。不抱着走到最后的信念，当然没有意义。

H：我认为过程重要。有时候挺想和她走到最后的，有时候也挺无所谓的，即使走不到最后，大学的爱情也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主要是觉得自己太渺小咯，不可控的因素太多，爱情也不是全部噻。我认为要怀着在一起的心而无畏结果，是无畏而不是无谓，努力争取，面对现实。嗯，如果说有时候我也对结果无所谓的话大概是我没怎么考虑走不到一起的问题，盲目的革命乐观主义影响了我，罪过罪过。

L：过程重要。每一段经历都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到最后由于不可抗拒因素不能走到一起，这一段过程始终都会是很美好的回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经历往往能让人变得成熟起来。当然了，如果只是玩玩，那就没意思了。

O：当然是过程重要了。爱情是一种体验，你不一定是为了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才去体验爱情，当你确定这种情感的时候，整个世界对你来说都是展现出一种不一样的面貌，只有经历了才会知道，不一定是走到最后的那个人能带给你的，有种活在当下的感觉，大学不需要考虑那么长久。但是不能采取游戏的态度，一旦决定体验就至少要认真。开始也许是偶然的，但是结束一定是深思熟虑的。

Q：我想象里的理想大学爱情是怀抱走到最后的希望而诚实面对过程的。应该来说过程更为重要，但完全不考虑结果个人认为会让这份爱情变轻。

F：yr1 男 NA3

H：yr1 男 NA1（异地）

L：yr2 男 A0

O：yr1 女 A1

Q：yr3 女 A2

Y&Z：yr3男&yr?女 NAx

采访

Y：我觉得都挺重要的吧，按照我老妈的说法你大学应该失恋几次，对你自己和对对方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大学遇到的人不适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是说抱住一个就一定要走到最后。然后过程和结果都同样重要吧，并不能说哪个更重要。虽然毛主席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的，看了那么多分分合合才觉得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也不能说大学里的爱情就是玩一玩的或是寂寞的产物，而是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有这种追求。其实我原来的爱情观是非常死板的，好像那时候看问题有点静止，就是男的和女的在一起然后就不再分开了什么的，但是我见到身边一些男男女女要么离婚、要么分手，然后才慢慢觉得也不是能强求的。

Z：我觉得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抱着走到最后的心，但是对结果没必要强求吧。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只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就行。认真去做，结果不管怎么样都有意义吧。

采访

2. 有人说大学爱情的本质是无聊，你认为大学生对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是出于排遣寂寞，还是释放压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它的意义到底何在？

F：不可否认世界上人这么多，出于什么原因的都有。但是我觉得这种“本质”应该就是共同成长。确实，爱情会排遣了人的寂寞，释放了人的压抑，但那些只是结果，不应该作为原因。大学爱情的意义在于有那么一个人，你能和Ta至少走过这几年，两个也得到了一个去爱另一个人的机会。

H：排遣寂寞，释放压抑，找寻自我，寻求突破，意义不就是成长呗，还有就是对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寻求支持和理解的过程。爱情大概是求信任的，是充分了解了之后还能继续信任的，对男性来说也许更接近不需要判断的相信和认可。

L：各种原因都有吧，不同的人不太一样……最完美的爱情应该出于两者的相互吸引和欣赏，是一种心灵的契合，能使人变得成熟。

O：排遣寂寞、释放压抑应该有，因为过了高考之后，很多限制没有了，就想体验一下那些限制到底是什么，有种猎奇的心态，或者有些叛逆。但是不同的人情况都会不同吧，有人就是真的有感觉，在理性思考后才决定在一起。前者就不能算是爱情，而是为了这样一种关系才这样，不是在对待爱情，而是在对待这种关系。

Q：我觉得答案因人而异，但一份爱情在大学里，很难是纯的，会有诸如冲动、排遣寂寞因素存在，即便开始的时候不是，客观上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有听过一句话“最好的爱情是让彼此在对方中发现自己”，我想大学爱情的意义在于过程中双方一起对意义的追寻，尝试与人建立亲密真实关系的努力，幸福一点还会有共同成长的美好，也许还有因为挣扎着去深层地理解对方而带来的对所有人的同理心的增强，和在这一“软化”对世界认知的同时自己内心的“强化”。

Y：你是说生理压抑吗……大学为什么会产生爱情？这很正常啊我觉得，男男女女在一起产生点什么这很正常啊，不要说大学就是高中初中……小学都有可能，产生对女生暧昧的情愫什么的。大学产生爱情和心智成熟什么的也没有必然联系，就是一个自然的问题。至于是不是因为寂寞或者压抑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爱情观因人而异吧反正，我自己不是这个原因。当然也肯定有人是觉得寂寞了，但是也不好说是在寂寞里有意识地去求还是无意识的，其实大半夜有人一起煮碗面也是挺温暖的是吧。

3. 你认为为什么很多大学爱情会无疾而终？如果想让大学爱情长久，你认为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内在和外在因素？

F：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疾而终的很多原因还是“合不来”吧。不过我亲身见证的并不多，道听途说的在这里还是不要说了吧。如果想让大学爱情长久，最重要的是当然应该是两个人相互的尊重包容理解沟通等等的一切美好词汇……总之就是“爱人如己”，我想这够了。

H：内在因素嘛，就是俩人都想在一起。外在因素的话，就是俩人的个人背景使他们可以相互理解和沟通，然后就是有机会可以长久的在一起，或者说为了在一起不用舍弃太多东西。比如某人的女朋友是军队的，他又出国了，就……走着看着吧。

L：一些人是由于一开始两个人并没有完全了解对方，交往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并不适合彼此。也有一些人是由于现实因素例如两人对未来的规划有很大差异而放弃的。NA要经过深思熟虑，因为从刚开始的相互吸引到确定是爱情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了解和磨合才能长久。

O：可能是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在新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阻碍，外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加上两个人可能就此异地，沟通就会出问题，家中长辈也许也会有劝告。另外，可能在大学毕业那段时间，很多恋人纷纷分手，身边人会对自己产生微妙的影响，会对自己的感情能否持续也产生怀疑。“爱一个人需要勇气，持久地爱一个人需要努力”。所以遇到困难不能轻易放弃，是出于外部压力还是自己内心的选择要考虑清楚。其次，不要太看重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所谓“自尊”，比如觉得这件事不能我先开口，要是我先开口就怎么怎么了这样。另外，要表达自己对于对方的信任和坚持走下去的决心。

Q：客观上说是因为大学里我们都还太不定型，未来何往甚至自己都不能回答。经历一系列变化彼此可能分歧越来越大。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们内含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也许暗合心理学5岁决定一生的说法？不知道学术界是不是真有这么一说），所有相遇冲撞，是在雕塑出那个自己。如果本身真实的两个个体并不合适，那么自然不会长久也不必长久。但如果可以一起前行，我觉得及时的沟通最必要吧。

Y：要说具体原因的话，比如距离太远然后对彼此身边的事情都不是很清楚，不能及时地予以沟通和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产生隔阂。有时候你和爸妈长时间不见面不沟通什么的但是并不用担心彼此的关系，但是恋人的关系就比较脆弱需要维系，因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纽带在那里。要说怎么样让爱情长久，我觉得交流很有必要，如果有摩擦什么的怎么互相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才走的更协调一些关系也才长久。

Z：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爱情都是无疾而终，真正可以走到最后的并不一定是爱情或者不只是爱情。而且什么就是走到最后了呢？爱情就不是一个长久的term，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感一直在变，你对每一个人的情感都有特别的地方，很难界定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亲情吧。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用来演绎而不是保持的，爱情和关系并不一样吧，关系是一种比较现实的两个人合作的东西，爱情的话就是精神层面上的，是一直在变不能长久的。而且即使关系不再了，情感也可能还是保持的。有的人即使不在一起了情感还是在那里的，有的人看上去修成正果什么的但是并不一定建立在心灵的基础上吧。

4.对于异地恋，你怎么看？必死吗？

F：强烈认为不是必死。目前我就认识很多异地恋的朋友，虽然他们未来不能断定，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必死”的成见啊。像有的人说，你甚至连一杯水也不能倒给我，那也就是说你认为爱情维系的价值之一就是他要能够每天给你倒水，那我认为像这样的异地——如果还算恋的话——还是尽早分的好。有的人自然不会强求这种分分秒秒的陪伴。

H：我自己就是异地。没什么我觉得，俩人情投意合，双方家庭都同意，就很合适了。有人说异地恋风险比较大，我觉得要是能被拐走的话，自然就是关系出问题了，要么就是对方找到更好的归宿了。异地恋还是一定要经常保持交流的。她要是真跟人跑了，只能说明那人更适合她，没什么好怕的，连这种问题都没有想通怎么保持异地的信任啊。

Z：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异地来了就只有接受。至于会不会因为异地就放弃，这个要看情况，我也见过有人一开始就抱着放弃的心。其实我觉得爱情和关系应该分开来看。异地恋来临，你是想保持感情还是保持关系？毕竟异地保持关系的话有时候是很消磨感情的。所以，如果真的是想保持感情的话，也许应该分开。

Y：虽然我同意爱情和关系并不是统一的，但是我并不觉得要保持爱情就要两个人分开吧。至于异地恋的话我个人并不介意，但是我并没有太多信心。

5.你对伴随着大学爱情的性怎么看？

H：我应该算是比较保守的人吧，好吧如果这样说不算肉麻的话。反正婚前性行为我不赞成，虽然说性这个东西不能说有罪，但是还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不生病不怀孕是保护的一个方面，当然这个可以在技术上解决一部分，但心理上也很重要，你说咱也不能确定你就是人家的Mr. right吧。之后她丈夫可能会有处女情结这是其一，其二是啥我也说不出来了。肉体关系没有精神关系稳定，先有稳定的精神关系再有性才能保持心理不受伤害。稳定的精神关系对于大学里的爱情么，我的感觉，不是不能，只是很少，所以我才不提倡（性行为）而不是反对。

L：不太认可。性行为应该附属于婚姻而不是恋爱。NA中的性行为是一种对婚姻的不忠诚。

O：这应该与个人的生活环境和受到的教育有关，我有些初中同学在高中的时候已经发生过性关系。如果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听到有人在大学中发生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自己不能接受。
Q：谨慎吧，有些人可以较好地把握性对自己的影响那么拥有也无妨。性行为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化是需要考虑的，如果内心不够强大还是避免吧。

Y：我对婚前性行为没有什么意见，其本身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正常的双方之间的关系深化而已。

6. 中大内地生单身率似乎比较高你觉得有些什么原因呢？

H：我的感觉就是，本身来中大的就是没事找事的那种人，有着相当的自信要挑战自己，这种情况下接受别人是很难的。 再有别的原因就是吧，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呗，从同样身份的有同样不确定感的人身上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有一部分可以算是在大陆和香港之间的身份认同的困惑，再有就是很多人会感觉无能为力啊什么的，是对自身未来的迷茫吧。再有就是，同学们定期交流的机会很少，男女碰撞出火花的机会也就少，校园太大了，sigh，我又想吐槽校园规划了……

L：来中大的内地生里有很多学霸，很多人忙着学术，找工作，做intern，参加各种学术比赛，没有心思和时间去谈恋爱吧。

O：从比较肤浅的层面来说，可能是因为从内地考到中大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一般来说会是男生主动追求的多一些，但是中大内地生中，男生数量少，可能自小也是受到追捧和追求的，女生也不是很放得开，所以单身率就会比较高。

Q：这个不太清楚。我想“身在香港”这一点带给我们的漂泊不定的感觉可能有影响。这个时候爱情的含义似乎更重，也许更难开始吧。

7. 如果你遇到你不喜欢或者没感觉的异性（同性）追求，会接受着处处看，还是会怎样拒绝对方？

H：好的吧……这种情况应该太稀有了，以前我都装没听见不知道的，被正面表白倒是木有遇见过，一般人都怕我，长相凶恶，不苟言笑。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真尼玛发生了……我操！太假了！我不敢想象这种剧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操，要是真让我大逆不道的设想一下……我还是会拒绝……我操我肯定以为我在做梦……直接跑回家掐自己腿发现不是做梦，然后就追悔莫及呗。但是，一般也没人会二逼逼当面表白吧，所以应该也不至于太尴尬或者什么。

O：处处看吧。也不是说以情侣的身份来相处，但是也不会一下说死，让对方连说话聊天对不敢了。

Q：会婉拒，并且能做到的话会稍稍疏远。

8：是否会考虑不同文化背景的伴侣？

F：想过来着，但是我觉得背景差异太大就免了。可能你想问的是对于local，我觉得这就属于文化背景差异过大的了，当然有很多人不以为大……我的“考虑范围”应该只在省际差异以下吧，就是说，除了本省的我都认为是有文化背景差异的，依我看来南北结合就是极限了。

O：我目前觉得我会考虑，因为我的室友是交换生，接触到了很多外国友人，对他们的文化和性格等比较欣赏，所以如果出现了有感觉的人，我应该会考虑。但是要是真的跟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交往，可能也会有很多阻碍吧。

Q：会更谨慎一些。差异更大，可能会给深层次的理解和默契带来障碍。

Z：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很困难吧，因为不同的文化基本价值观都不太一样，你要很包容，要试图去理解，而且两个人一开始距离就很远，真的要两个人都去努力向彼此走进。总的来讲就是会受到语言和价值的困扰。

9：是否会在意对方的过去？

H：我没有处女情结……但是她要是过去精神分裂把她前男友杀了啥的，我绝对介意的。不是很介意她过去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但是如果还是经常联系的话还是会介意的，然后会问啊，问对那个男的的态度是什么，当初为啥分，然后我就能判断出来情况了。再然后……要么就是我相信她，要么就是分呗。破了的镜子我会扔掉不是补。问的时候也还是旁敲侧击一点。最后你选择相信的话首先还是要坦白，你之前做了什么担心了什么想了什么。坦诚也不是二逼逼的完全坦白，维系关系也不是坦白就够了的，但是坦诚还是对两个人都很重要吧。

L：我只有一句话：你会在意过去的人就不能算是你对的人。

Q：会，因为那组成了现在的对方。但如果对方自己并不介怀的话我想我也无所谓，因为之前的人生我们彼此缺席，这是无奈也是美好。

Y：我是会介意，但是你在之后相处的时候会发现这并不是很重要，首先你爱上的并不是她的过去，而且交往的时候也不是和她的过去交往，虽然是她的过去塑造了她这个人，但是你和她面对的是你和她的现在和将来，未来会怎么样都不太清楚所以也不必执着于过去的事情，我原来也会比较在意这方面，但是之后慢慢也没有再想过这方面。

Z：我想说一句，传说只有现在是真实的因为只有现在你是可以经历的，过去和未来都是虚无的，所以就不要去管它吧哈哈。

文编的话

还记得独立时代第12期的《你说，这还叫爱情吗？》里，作者写道：“如果吕秀才在我跟前，他一定会问，这段经历可以叫做爱情，那段经历也可以叫做爱情，爱情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代号，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剩下的又是什么？我问了周围的几个好朋友，大学时代爱情的本质是什么，他们的答案竟然出奇的一致：无聊。”且不去评说这个答案到底有多可信，但大学中的爱情，爱情之于大学，确实是一个久经讨论也不会乏味的问题。

本期采访遴选的9个问题，大致涵盖了我们平时最经常提及的焦点，不过这并不是抱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心态，而只是想让大家通过表达和阅读交换彼此的观点，达到交流的目的。过程与结果，本质与原因，时间与空间，选择与思考，有些东西的确是只有讲出来才能更深刻地反思。可以看出，高年级同学的论述显得更加充实，而A0同学的回答则带有更多的纯真气息，或许在爱情面前，时间和经历真的是最强有力的指引了吧。

如果小编在这里接着来谈自己对爱情的看法，那也只是无异于增加了一个受访者而已，不过谈到这个话题，小编心里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浮生六记》中的一段：“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

余深然之。当然，然或是不然，全凭内心。因为我们常常说，爱情如诗，诗无达诂。

采访

下期主題>>
見鬼

独立时代

2013年4月号　第十七期

www.one-era.com

oneera.official@gmail.com

策划　NA君　Apprentice　微La　榧霖

文编　墨拦　道口慕枫　杳伊　锁骨君　乔白山人　木禾

美编　Stomacake　Nobelium　Eda　来自未来的我　会飞的猫

技术　Aquilaria

封面原图　Jun Kumaori

封面制作　Nobelium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